

周
九
氏

4	0
5	9
1	6

晉安林西仲
山陰吳楚材
兩先生評註

增訂古文析義
合編詳解

書藝堂
藏板

下原上閣



序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所謂甚者以
穿鑿附會失其本旨耳後人不明此
意往往爲鹵莽者藉口然南村詩云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若不求解
則疑義之析也何爲乎是故古文篇
法不一皆有神理有結穴有關鍵有

竅。卻。或提起。或脫卸。或埋伏。或照應。或收。或縱。或散。或整。或突然而起。或咄然而止。或拉雜重複。或變換錯綜。亦莫不有一段脈絡貫行。其閒學者憤憤於此。祇記取數語活套。可以攙入八股制藝者。便自稱學古有獲。如此雖白首下帷。何益甚。而坊本中評

註紕繆。以訛傳訛。致千古作者苦心埋沒塵坌。尤爲憾事。余自束髮受書。卽嗜古文詞。時塾師亦僅取坊本訓詁口授。然余終疑古文必不如是作。在後人亦必不應如是讀也。比長偶取一二篇。逐句逐字。分析揣摩。反覆涵泳。遂覺古人當年落筆神情。呼之

欲出狂喜竟曰。而後知靖節所謂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是會心實歷語。
則不求甚解者。正所以深於解矣。所
註南華業已刊行問世。嗣杜門富沙
七年。如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俱
有手註鈔本。寅卯間變下獄。籍產悉
蕩然滅沒。片紙不可復得。近客西園。

日與二三好友相過。談文不異南村。
晨夕嘗歎。古人所讀其書俱在。非有
祕幻奇詭不可得見者。而今人不能
效古人之作。乃今人不能效古人之
讀耳。因取坊本撮其要者。字櫛而句
比之。篇末各附發明管見。而喜之。慙
慙授梓。余思前此富沙註本。以未經

行世。因致滅沒不存。今老矣。此區區者。亦年來升鉛精神所寄。或可爲學古津梁。故不能無雞肋之戀。顏之曰析義。取陶公疑義相與析之意。然從前坊本評註謬誤靡不駁正。以免穿鑿附會之失。卽謂之不求甚解可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春五月初望日
晉安林雲銘西仲氏漫題

序

古人奇文能盡讀乎。曰不能。古人奇文不能盡讀。猶當世奇士不能盡交也。然不能盡者。存乎勢。而必欲求盡者。存乎意。意有必至。如當世奇士。爲見聞所及。不憚延頸舉踵。贏糧以趣。

序

之與之輪肝膽抒情愔以氣類爲招
必有爭相引以爲知己者又非勢之
所能限也古人之有奇文在千百年
中其精神不可磨滅原與生於吾世
無異廼讀之者茫不知其命意之深
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工譬求

友者千里相遭一揖遽別尚未暇通
姓氏輒詡詡號於人曰此吾知己也
友其許我乎余性惇愚而不適於用
舉世人汲汲營營若將弗及之事悉
無所嗜惟恒設一虛願以爲人生斯
世不可不讀盡古人奇文交盡當世

奇士入杭以來。凡海內文章名宿。命
履西湖者。率不于棄。余雅不談世務。
每促膝間。未嘗不取古人奇文。相與
剖析辯難。以爲歡笑。此戶則扃戶呻
吟。焚膏戍夜。非不知吾生有涯。充棟
汗牛。勢不能盡。然必欲求盡。以終老

焉。如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各行其意。
亦不自解其所以然。而然也。前此古
文析義之刻。旣謬爲海內具眼許可。
嗣凡式廬枉顧者。無不以二編爲請。
而余姻婭葉子宗之牙籤。頗饒復假。
余館俾得廣搜前編遺逸。余以嗜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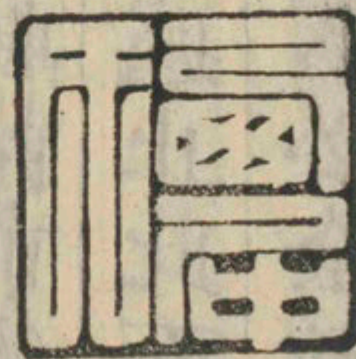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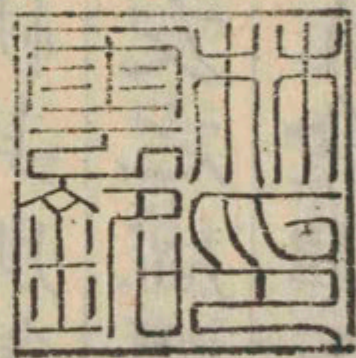
技懷縱目其中。屏絕應酬。揣摩經營。寢食皆廢。凡有命意之深。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工者。靡不以管窺之。獨得釐正俗解傳訛。務期千百年來古人精神。與余相遇寤寐間。如引當世奇士。以爲知己。與之輸肝膽。抒

情愫。而後快。其所得文。較諸前編尤盛。雖余尚友之虛願。未遽止此。而採英擷華。是亦食雞跖者。不必全雞已盡。濟全雞之味矣。海內讀古者。持此以合諸前編。庶無滄海遺珠之憾乎。是編也。始於乙丑三月。越丁卯十月。

告竣錄成稿本者。余之子沅也。

宣統四年
康熙丁卯歲孟冬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後五十餘年王步青甲寅著合評

例言

一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教學相傳。爲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

一古文須評註兼有。方能豁然。若有註無評。或有評無註。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脈。知其有血脈。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編字義典故。徧採名家舊註。參以己私。毫無遺漏。復另加評語。庶讀之者。明若觀火。

一雜選古文原爲初學設也。是編於艱奧須解者固細加闡發。卽日前便語亦未嘗率意忽過。庶於初學有補。

一是編密圈遇句處於圈下加一黑小點以便句讀。

一是編註解字義典故畢加一小圈再下評語。又本文評語外欲下總評復加一小圈以別之。庶一覽便省。

一字音今人頗多忽畧。是編音聲無一字不註。且卽註於本字之旁。便於誦讀。

一字畫今人亦多不講究。是編皆經手錄。不開畫有寒暑。剗刷告竣復嚴加校讐。誓不畱一畫之譌。貽誤後人。

增訂古文析義詳解合編目次

卷之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

周鄭交質

石碏諫寵州吁 淵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

羽父長滕於薛

鄭莊公戒飭守臣 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土

鄭莊公敗王師於繻葛

季良諫追楚師 桓六

鬬伯比知屈瑕必敗 伐羅 桓十三

曹劌論戰 長勺之戰 莊十

鄭厲公復國殺原繁

陳敬仲辭卿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四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

齊桓公下拜受胙

僖九

荀息不食言

秦穆公獲晉惠公

晉呂錫作州兵

陰飭生對秦伯

僖十五

子魚論戰

僖廿二

寺人披見晉侯

僖廿四

介之推不言祿

僖廿四

展喜卻齊師

僖廿六

晉文公城濮敗楚

僖廿八

甯武子盟宛濮

僖廿三

燭之武退秦師

僖三十

蹇叔哭師

僖卅二

秦人入滑

僖卅三

晉敗秦師於殽

同

楚太子商臣弑君

文元

晉敗秦師於彭衙

文二

甯武子不輕答賦

文四

晉人敗秦於令狐

文七

晉誘復士會於秦

文十三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八

卷之二 周文

王孫滿對楚子

宣三

申叔時論楚入陳

宣十一

楚莊王圍鄭

宣十二

楚莊王不築京觀

成二

士貞子諫殺荀林父

韓厥追及齊侯

同

齊國佐不辱命

同

晉知罃不知所報

成三

呂相絕秦

成十三

穆叔重拜鹿鳴

襄四

駒支不屈於晉

襄十四

祁奚請免叔向

襄廿一

子產對晉徵朝

襄廿二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廿四

晏子死君難

襄廿五

子產獻陳捷於晉

楚獲鄭皇頤印董父

襄廿六

蔡聲子復伍舉

襄廿六

季札觀樂

襄廿九

子產壞晉館垣

襄卅一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卅一

子產却楚逆女以兵

昭元

晉趙文子會楚於虢

昭三

張趯智在君子後

昭三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昭三

楚靈王求諸侯於晉

昭四

吳駟由對楚子

叔向論鑄州書

昭六

詹桓伯讓晉爭閭田

昭九

子革對靈王

昭十二

叔向不私親

晉荀吳不受鼓降

昭十五

子產辭宣子請玉環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十

晏子論梁丘據

同

子產論政寬猛

魏獻子辭梗陽賂

申包胥如秦乞師

定五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十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定十四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元

齊陳乞召立陽生

子貢釋衛侯于吳

葉公討曰公勝

卷之三

周文

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召公諫厲王止謗

仲山父諫王立戲

襄王拒晉文公請隧

倉葛不服晉

襄王不殺衛成

單子知陳必亡

臧文仲請糴于齊

臧文仲請求晉釋衛侯

展禽論祀爰居

里革斷罟匡君

叔仲昭伯論朝楚

敬姜論勞逸

子服惠伯說韓宣子

閔馬父論恭

齊桓公請管仲於魯

管仲作內政

驪姬以危言誑獻公

重耳對楚成王

胥臣論傅驪

范文子論外患內憂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穆子使夙沙釐相翟

叔向譏董叔見執

郵無正免尹鐸

竇驪論人化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不納子張之諫

藍尹亹不載楚昭王

王孫圉論楚寶

諸稽郢行成於吳

申胥諫許越成

申胥諫伐齊

吳王殺申胥

王孫雄謀先軟

吳王劫盟

越行成於吳

范蠡滅吳

卷之四 周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

癸未葬宋繆公

公子牙卒

晉里克弑其君卓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宋人及楚人平

吳子使札來聘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陳乞弑其君荼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

鄭伯克段于鄆

虞師晉師滅夏陽

晉殺其大夫里克

隕石于宋五六鵲退過宋都

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

九月大雩

公儀仲子之喪

檀弓

于上之母死而不喪

孔門三書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曾子易簣

有子之言似夫子

魯縣子論哭陳莊子

孔子之喪

公子重耳對秦客

有子子游論喪之踊

陳太宰對吳行人儀

杜蕢揚解

陳子亢止殉葬

苛政猛於虎

晉獻夷子成室

原壤登木而歌

趙文子知人

粵無罇考工記

輶人採輶

輪人為輪

梓人為筍簾

卷之五 秦文

游騰為周謝楚戰國策

趙良說商君

蘇秦以連橫說秦

陳軫對秦王還必之楚

司馬錯論伐蜀

范雎因王稽獻秦王書有說不從

范雎說秦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威王料匡章不叛齊

鄒忌諷齊王納諫齊策

顏觸說齊王

齊人譏田駢不仕

田需對管燕

陳軫為齊說昭陽蛇足

馮煖客孟嘗君

魯仲連遺燕將書

孟嘗君使公孫弘觀秦王

趙威后問齊使

李克論相

魯共公酒味色論魏策

惠公說魏太子弛葬期

范痤見執獻王信陵書

信陵君上魏王書淵

張旄止魏與秦攻韓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唐雎不辱使命

卷之六 秦文

江乙論昭奚恤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國策不載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莊辛幸臣論

選

豫讓報讐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左師說長安君為質

樓緩虞卿論語秦得失

魯仲連義不帝秦

選

聶政刺韓傀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王喜謝樂閒書

荆軻刺秦王

墨子止楚勿攻宋

說難

韓非

諫逐客書

李斯

卜居

屈平

漁父詞

選

湘君

選

東君

山鬼

選

涉江

選

懷沙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堯讓天下於許由

莊周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為友

蕉鹿夢

列禦寇

遺章邯書

陳餘

卷之七

西漢文

五帝本紀贊

史記

項羽鉅鹿之戰

項羽本紀贊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古文所載詳解

目次

七

卷之七

高祖功臣侯王年表

平準書

范蠡三徙成名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世家贊

曹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贊

陳丞相世家贊

周亞夫軍細柳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伍子胥列傳

商君列傳贊

張儀入秦為客卿

毛遂至楚定從

平原君列傳贊

范雎蔡澤列傳贊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屈原列傳贊

蒯通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趙養卒說燕歸趙王

張耳陳餘列傳贊

魏豹彭越列傳贊

隨何說九江王布歸漢

蒯通說韓信

淮陰侯列傳贊

季布欒布列傳贊

酷吏傳序

游俠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

報任少卿書

選

卷之八

西漢文

入關告諭

高帝

發使告諸侯擊楚

求賢詔

淵

廣祀詔

文帝

遣匈奴書

淵

賜南粵王趙佗書

淵

報文帝改帝號書

趙佗

過秦論上

賈誼

治安策序

治安策一

治安策三

治安策五

治安策六

論積貯

弔屈原賦

言兵事書

晁錯

論貴粟

淵

令二千石修職詔

景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武帝

下州郡求賢詔

選淵

廟殿火災對

董仲舒

上武帝書

東方朔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長卿

難蜀父老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聞樂對

中山靖王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言世務書

徐樂

答蘇武書

李陵
少卿

賜燕王旦璽書

昭帝

卷之九

西漢東漢文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宣帝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長君

言霍氏封事

張敞
子高

劾丞相黃霸奏

同

言風俗書

貢禹少翁

請以賜金買田宅對

疏廣小學

論甘延壽陳湯功疏

劉向子政

訟陳湯疏

谷永子雲

諫納匈奴降者疏

解嘲

楊雄子雲

異姓諸侯王表

前漢書班固孟堅

霍光廢昌邑王

龔遂治渤海

朱買臣傳

京房論石顯

司馬遷傳贊

淵

王莽傳贊

臨淄勞耿弇

光武帝文叔秀

王命論

班彪叔皮國之文

責彭寵書

朱浮叔元

交趾勞官屬

馬援文淵

誠兄于嚴敦書

小學

勅三公詔

章帝

為兄上書

班昭

遺黃瓊書

李固子堅

楚相孫叔敖碑

邯鄲淳

來歙召蓋延

後漢書范曄蕭宗劉宋人

馬援答孟冀之賀

班超規任尚

虞詡平朝歌武都二寇

范滂詣鉤黨獄

馬援傳論

登樓賦

王粲

隆中對

諸葛亮

前出師表

選淵

後出師表

卷之十

魏六朝唐文

日蝕不讓祠詔

魏明帝

與吳質書

曹植

古文新義

羊解

目錄

陳情表 李密 伯

自理表 王濬

遺令 杜預 元凱

讓中書監表 庾亮 元規

閒居賦序 潘岳

酒德頌 劉伶 伯倫

蘭亭記 王羲之 逸少

歸去來辭 陶淵明 元亮

五柳先生傳

桃花源記

與子儼等疏

祭古冢文 謝惠連

北山移文 孔稚圭 德璋

與兄子秀書 陳暄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滕王閣序 王勃 字子安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駱賓王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進鬪羊表 張說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雙白鷹贊 蘇頌

與韓荊州書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自陳訴表 郭子儀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論兩稅之弊疏 陸贄 敬輿

卷之十一 唐文

原道 韓愈 五十篇

原毀

諫迎佛骨表

諱辯

進學解

獲麟解

龍說

馬說

古文析義詳解

目次

上

柳菴齋

爭臣論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上張僕射書

應科目與人書

與孟東野書

答陳商書

重答張籍書

與陳給事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于襄陽書

答呂監山人書

與李翊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卷之十二 唐文

與孟尚書書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孟東野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王含秀才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毛穎傳

圻者王承福傳

張中丞傳後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祭鱸魚文

祭田橫墓文

祭十二郎文

祭太湖神文

祭柳子厚文

南海神廟碑

平淮西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柳子厚墓誌銘

卷之十三

唐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十八篇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辨

捕蛇者說

書箕子廟碑陰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

賀進士王叅元失火書

愚溪詩序

送僧浩初序

送薛存義序

真

永州新堂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鉅鉏潭西小丘記

小石城山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陋室銘

劉禹錫 夢得

連昌宮辭

元稹

琵琶行

白居易

功臣恕死議

呂溫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潏

履薄冰賦

皇甫湜

古文析義詳解

目次

十三

卷之十三

論江陵耆老辨申胥廟書

劉蛻

與賈秀才書

孫樵

奉撰賜太和公主勅書

李德裕

毀佛寺復僧尼爲民詔

唐武宗

卷之十四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稱元之

黃州竹樓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法非

嚴先生詞堂記

范仲淹希文

陽樓記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君實

袁州學記

李綱字泰伯

論美人張氏恩寵劄子

歐陽修

朋黨論

縱囚論

伶官傳論

宦者傳論

上范司諫書

無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集古目錄序

峴山亭記

眞州東園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錦堂記

秋聲賦

讀李翱文

祭石曼卿文

張子野墓誌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辨姦論

蘇洵

管仲論

六國論

高祖論

軌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木假山記

卷之十五

宋文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蘇軾 卅二篇

代滕甫辨謗乞郡

荀卿論

韓非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六一居士集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方山子傳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黠鼠賦

表忠觀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六國論

蘇轍 子由

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州快哉堂記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子固

先大夫集後序

贈黎安二生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答曾子固書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讀孟嘗君傳

泰州海陵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愛蓮說

周惇頤

書叔稽夏詩與姪榘

黃庭堅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良馬對

岳飛

張耳陳餘酈食其論

陳傅良

送郭拱辰序

朱熹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彭和甫族譜跋

文天祥

正氣歌

却聘書

謝枋得

卷之十六

元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秦士錄

棧槎亭記

元明善

讀藥書漫記

劉因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顛窩記

方孝孺

深慮論

茅焦論

商輅

瘞旅文

王守仁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寶慶忠節祠記

洪羅光

杜太后論

唐順之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乞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乞代夫囚疏

沈東妻張氏

報劉一丈書

宗臣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善仕論

汪道昆

吳山圖記

歸有光

滄浪庭記

項思堯文集序

送史大夫南京大理丞序

林

瘞古誌石文

鄒迪光

題旌義李長者冊

黃輝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古硯說

許櫟

答葉臺山

董應舉

黃孝翼七州詩彙序

何喬遠

雜說

李贄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曾異撰

申救諫官疏

吳麟徵

五人墓碑記

張溥

祭山神驅虎文

左懋第

王彥章論

湯來賀

修靖江縣誌序

鄭重

吳山轂音序

毛際可

九傳六大戰

挹奎樓文集十二卷 吳山轂音八卷

耿精忠之叛雲錦方家居抗不從賊被囚十八月會王師破閩始得釋其志操有定多者然學問則頗為倉陋所評注撰列大抵用時藉之法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故集中諸文亦皆不入格云

郁郁齋古文折義詳解卷之一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錦西仲評註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音恭初者叙其始也鄭姬姓伯爵自厲王子桓公始受封傳子武公申姜姓國武姜者從夫而謚武也共國名段出奔共故曰共叔段。○點出母子三人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史記鄭世家云生之難莊公至寤始知果爾即詩所云不埒副無舊害也何反驚而惡之乎按寤猶蘇也疑莊公將生時橫卧于產門以方得出

故武姜暈絕而復蘇既蘇而驚故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得
 字典云絕而復生曰蘇○惡得無理
 無名○婦人慣有此等不可解的
 情性沒道理的舉動弄成禍根
 請則不止一次莊公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即虎牢求一最
 蓄怨亦斷非一旦
 也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乃巖險之邑昔號叔
 居此特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杜公似為愛段之言實
 以養其野而滅除之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適可
 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請京又求一最大之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不謂之卿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恃異其名以張
 君等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省都五字省國之一小九之一祭仲鄭大夫邑有先
 君之廟曰都城方丈

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
 故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
 六十雉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五十雉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歸之母命作契斷無可奈何語
 大邑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以為將來置母語相狎甚○姜
 之害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以為將來置母語相狎甚○姜
 氏豈人子所宜稱此時已不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也厭足不如
 認有母不待城額之置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
 早為之所處使得其所不能○祭仲語是個兩全之術而公曰
 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言向後愈大難制即欲為之所而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也子姑且待之滋蔓必多行不義自作自
 兩全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屬也果行不義公子呂
 曰角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屬也果行不義公子呂
 鄭大夫曰國不堪也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字子封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國或則民無所適從。故生心上言。君不堪就莊公一人利害言。此言國不堪就通國之人利害言。進一層說。上言早為之所。此則直言除之。以其或兩鄙有罪。可聲也。欲與大叔二語。發急得妙。公曰：無庸將自及。意自斃之。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又行不義。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上云。猶介在兩岐之間。此則直恐其棄此而歸彼也。一步緊一步。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崩字伏下。京叛大叔段。句。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治也。甲兵具卒乘。車曰卒。步曰乘。將襲鄭。無鐘鼓曰襲。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之。欲為啓開導也。上文俱寫叔段此處忽找一筆。則夫人立段公之心。方有著落。莊公置母之事。方有來由。是通篇着眼處。公聞其期。鄭之期。曰：可矣。他人不聞而公獨聞其為疑案可知。命子封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則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聲罪致討。日伐此加以重。京叛大叔段。皆知段不義。段入于鄆。鄭公伐諸鄆。兵之一路也。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公料段必不能支。子封當入于此。復自帥師伐之。期在必殺。此又一一路也。事止此。叙叔段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音經。文已下釋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失教指不為之所言。志者志在必殺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以正例言。應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難之者。猶言虧他走得脫也。還是罪莊公語氣。○解春秋。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惡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洩。○遙接出奔共。句。史記慣用此法。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誓。既而悔之。悔誓之重。亦其問心。顧考叔。鄭大為潁谷封人。典封疆。聞之。當聞有獻過不去處。

於公公賜之食音捨舍肉公問之自然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趙太后把已子舒祺點綴

作用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緊語助也莊公願考叔曰敢

問何謂也有母謂之無不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謂母以罪廢

之且追悔無益故對曰君何患焉誓重不若闕掘地及泉隧

雖有亦如無之意對曰君何患焉足患若闕地及泉隧

道而相見其誰曰不然既不背誓言又可以見母虧他想出

之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融融和樂相得之貌洩洩舒散相得之貌

年所賦詩句孔註為是或遂為母子如初叙姜氏君子曰願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廣也及莊公所以謂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

攷鄭風叔于田二詩稱段多材好勇國人愛之亦不過純

袴驕癡習氣馳馬試劍伎倆耳無論其他即封京之後既

值危疑之際乃公然貳兩鄙收兩鄙且及廩延而謂公不

知乎抑謂公知而不忌乎此病狂喪心之舉雖至愚者不

為也其無曲沃兼翼大手段可知矣然則莊公何以必殺

之而後快蓋莊公猜刻殘忍人也前此立段之請出於姜

氏其怨母甚於怨弟久矣請制請京弓影之疑都認作有

心軋已因思不陷段於惡。必不能及其母。快其私。故祭仲之說行。猶可以全兄弟之義也。而公弗願。子封之說行。猶可以全母子之恩也。而公弗欲。直伺其修戰守之備。有涉於篡奪形跡。母論襲鄭。不襲有期無期。只消用兩個將字。一個聞字。便把夫人一齊拖入渾水中。無可解救。此公之志也。夫以段之驕蹇無狀。全無國體。紕臂之謀。不必深辯。乃夫人處深宮嚴密之地。且當莊公刻刻隄防之際。安能與外邑訂期。向國門作內應耶。段既奔共。公隨以罪段者。罪母廢置邊城。而出重誓絕之。所以示其平昔愛段種。

種皆適以禍段。且自禍也。快心極矣。惟是秦太后以嫪毐被遷。比之姜氏。罪大而情確。時諫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且繼之。姜氏乃莫須有之事耳。而鄭臣如祭仲子封輩。未聞一言直待。穎考叔就誓言中。尋個遷就之法。幸復母子之舊。故通篇只寫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人。贊歎作結。意以公本等不孝。卽末後一着。亦是他人愛母施及與公無與。所以深惡之。此言外微詞也。西仲

前
有有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病鄭之專而不
西號。鄭伯公怨王。心地上看出爲下文不由中立案。王曰
無之。憐鄭加害硬賴得可。故周鄭交質。音至相質。當也。王子狐。平王
爲質於鄭。嘗貳鄭公子忽。鄭伯爲質於周。敢怨王崩。平王
崩桓。周人將昇也。號公政。上單言王此言周人者見舉朝
王立。周人將昇也。號公政。皆不堪鄭專也將者欲行而猶
未發之詞却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周邑之麥。秋又取
成周。今洛陽縣之禾。周既易世委空質於鄭而不復顧害之無
益也。周鄭交惡。叙事止此。已。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世秉王貳於虢。病鄭之專而不

西號。鄭伯公怨王。心地上看出爲下文不由中立案。王曰

無之。憐鄭加害硬賴得可。故周鄭交質。音至相質。當也。王子狐。平王

爲質於鄭。嘗貳鄭公子忽。鄭伯爲質於周。敢怨王崩。平王

崩桓。周人將昇也。號公政。上單言王此言周人者見舉朝

王立。周人將昇也。號公政。皆不堪鄭專也將者欲行而猶

未發之詞却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周邑之麥。秋又取

成周。今洛陽縣之禾。周既易世委空質於鄭而不復顧害之無

益也。周鄭交惡。叙事止此。已。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二句是一篇。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開之。明論斷之綱。不暗昧。恕則不忌。刻與貳號。怨王二句。分對要約也。禮天理之節。交在人臣。有進退之義。在人君。有進人之權。皆其不易定法。開離貳也。暗指周之羣臣。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毛草也。卽下文所謂菜也。蘋蘩蕰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白也。皆生於澗溪沼沚。筐筥錡釜之器。所以盛之烹之。○方曰。日錡無足。曰。潢汙行潦之水。堪爲玄酒。潢汙。停水也。可薦。享於鬼神。祭可羞也。進於王公。燕享。○七句言至薄之物。猶可藉意。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君子指有若呆纏周鄭反覺重複。可厭。風。國有采蘋采蕡。應土可薦。句泛論凡結信者。不待用質。風。國有采蘋采蕡。應土可薦。句。

二詩皆言祭祀。采蘋詩有沼沚澗字面。雅大有行葦澗酌采蘋詩有采藻行潦。筐筥錡釜字面。雅大有行葦澗酌應上可羞於王公句。行葦詩言祭畢而燕。河酌詩有行潦字。而以篇中有可以餽饌句。借作享客用。斷章取義之意。昭忠信也。就上文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歷作証。結構有力。

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蓋田不能自強于政治所致。若鄭莊曉底無君。種種不臣。尤爲可罪。是篇把這些大關大節。一槩閣起。止將君臣交質處。用信字禮字作眼。閒閒斷其無益。且以周鄭並稱。若敵國然者。人皆訾其失當。而不知其立言之意。蓋有在也。細玩首句。王是王。卿士是卿士。堂陛之分。非不凜然。

乃王既不能自強政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反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明明拔本塞源欲自同於列國安能強為別異猶黍離降為國風與風詩並稱十五國即夫子刪詩亦不能強登之於雅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故特繫王於天借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進退諸侯所以謂之天子之事按平王崩在隱公三年則與鄭交質事猶在前左氏以周鄭並稱者明此時天下無王春秋所以托始也不然三尺童子亦稔知周是天子鄭是諸侯以千古文章之宗且夫子曾稱其所恥與已相同者顧獨憐於此哉西仲

石碣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衛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十二

世至莊公齊姜姓侯爵太公之後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

名莊姜從夫論也娶婦從無叙及其兄者此欲表其所

生之貴故叙與太子同母當為衛正嫡小君與美而無子

下文嬖人對看乃特筆也十五字作一句讀美而無子

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見答作碩人之詩以閔之以其無

可立深惜之引又娶於陳曰厲嬀嬀陳姓厲謚也莊

証語頓挫生姿生孝伯蚤死又以其不能其姊戴嬀生桓公

古文所義

卷之一

石碣諫寵一

郭亦齊

亦特筆也。齊威王罵周烈王云：而母婢也。馮唐罵趙王遷云：其母倡也。皆恨之之詞。俱從此處脫出。有寵而好兵，豈容得好？這便是邪。公弗禁，以寵故弗禁，則公惑於

莊姜惡之。惡其有為禍本領。已上三叙莊姜以衛無嫡子，把賢德夫人之愛惡作邪正定案，以起下文。

石碣音鶴大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力弗納於邪。猶言義之所在也。納者，送之使入也。義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言當為而為謂之邪，如好兵之類。

誰肯納子於邪？但人子有矜侈亂，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祿過之行，則忘義而自邪，不待納也。四者，所從來皆由於

寵之實。如禮秩賄子之異數，皆是言四者所從來皆由於過寵。雖人子自入於邪，無異於父納之也。已上反論教

子之法，而將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既入推原其弊，勢必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不定其位，勢必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寵而行，篡奪之事。

能貶者鮮矣。有寵可恃，鮮不自矜矜則鮮能降心而臣服。能自重不為亂也。此又泛論人情。明州吁所以必為禍之故。已上言州吁必不宜寵。且夫賤妨貴，以爵少陵長，以齒遠間親，以地新間舊，以情小加大，以勢

淫破義，以德所謂六逆也。謂之逆，不安本分。君義臣行，國言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家言所謂六順也。謂之順，各循其理。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上文階之為禍相應。已上又推言順逆。弗聽，仍不裁其之效。明寵州吁所以繼之驕，以致其禍國。弗聽，抑其寵。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禁則前此義方之諫，不是徒責

莊公。後此孺羊肩之泄亦桓公立乃老。老致化也。知州吁非不教而殺，布置甚密。

古文所義

卷之九

石碣諫寵二

郭郭齋

能制故也

按衛州吁始末如弑立伐鄭傳則專罪州吁如殺州吁石厚傳則專美石碭此傳則敘過寵速禍之由專責莊公也莊公惑於嬖妾以美而賢如莊姜者終不見答致終風綠衣諸詩自見州吁以寵階禍實基於此故開口把莊姜說得上下分貴重而以桓公州吁二人邪正亦借莊姜好惡為定衡最在深意篇中有寵好兵四字為此案始終關鍵石碭之諫總欲裁抑州吁之寵使其知守本分不至於驕自不人於邪以作禍本語語先著至於將立州吁二語或謂不宜以告癡人不知州吁義不當立莊公亦知之以必不可行之事作反詰語甚言其必為禍之意非激語也未把六逆六順莊誦一遍不但見得州吁不當寵即嬖妾配嫡之戒無不躍然與篇首敘事照應細讀方知西仲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孔氏曰魚者魯言獵者古字魚漁通

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

將往棠地陳魚而觀之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物指鳥獸之屬講猶習戎祀國之大事其

材即物之料器用軍國所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資舉行也與下行字相應

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大軌一定之故講事以度軌量謂

法物當然之制此句是通篇結穴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軌物二不軌不物謂之亂

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敗申上文君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蒐苗獮狩皆獵名所以不舉之故

者苗為苗除害也。獨以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講武各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歸乃告至。以數軍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振歸而飲至。於廟而飲。以數軍整也。旅衆也。謂整衆而還也。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明貴賤。實以計車徒器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明貴賤。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長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皆所以講習也。此一段。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俎。以奉祭祀。皮革齒牙。應講大事。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俎。以奉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請不足登於法度。則君不射。古之制也。君不親射。此古先王之法。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制。此一段。應備器用。句。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皇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山林謂材木。樵薪之類。所資取以為器用者。是賤臣皇隸之事。小臣。公曰。吾有司之職。非君之所親也。此一段。應君不舉句。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按行邊境。不專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其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杜註。矢亦陳云。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古者季冬。天子親往射魚。山淮南子。時則訓。愚按。若從此解。則魚字當作如字讀。誤恐穿鑿。不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斷語與篇內行亂可通。觀魚自是縱欲逸遊。在隱公以為無傷於民。且可以自遂。其樂獨不思君之所行。皆所以為教。無不與民相關。者。僖伯把君字說得十分鄭重。以納民軌物一句作眼。

因以講事取材二句詮軌物字義語雖並提看來取材
即在講事之內故四時之講提出蒐苗獮狩四字則所
當取之物材不言自見三年大講中插入軍實文章二
語卽章物采之義亦無不躍然惟是隱公觀魚却在取
物材上用意上而既僅帶說不得不以講事之時物材
之不當取者另找一段詞意方足末止泛論平常物材
無關戎祀者皆非君所宜親與開日三句相應不必露
出觀魚字面何等正大停蓄細讀是一滾說來莊重中
有流動之氣初學雖無不讀第鮮有能講解者也
西仲

羽父長滕於薛

隱十一年

左傳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以爵同而爭先後之序

薛侯曰我先封

薛奚仲之後夏所封

爵同當以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

之先後爲序

滕以姬姓爲大卜之官以此得封非衆姓可比○二國各執所以爭之說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

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

先提出二國並到一語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

則度之

工師度木之可用者用之

賓有禮主則擇之

主人擇禮之可行者行之○引諺且以山

木伴說爲代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盟府所載同宗之約凡爵

請之地婉甚

提出昭代事例作案

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

其不論封之先後意在言外

齒諸侯邦交有世相朝之禮任薛姓言魯與滕皆姬姓當守周之宗盟以滕爲先若他月魯朝薛時則薛爲主又當聽

薛擇禮而行不敢與薛同姓之國並列也更婉君若辱惠也言薛若泰加惠於魯使得終此朝事願以滕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君為請勿致有爭○加一願字不露出先字尤婉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二國所爭有定論矣

林西仲曰二國於魯為賓怡怡同時而至爭序不決主人乃欲代請一宿君後最難出口觀其引周諺四句見得代請有因舉宗盟二句見得擇禮有據然魯與滕薛均為諸侯有世相朝之禮若徑把周王制禮論定魯廷何殊帝制故忙以朝薛不與任齒為詞輕輕代滕請先則薛亦無可置喙矣無一字不婉辭令中之最工者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三國之師俱附於許之城下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音謀胡蝥弧旗名子都鄭大夫公孫闕鄭大夫自下

射之音石恨考叔奪其車故射之顛顛墜也者叔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招也蝥弧鄭師畢登見君

之旗故盡登城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許已失國齊侯以許讓公齊

取公曰君謂許不共同供不供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

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魯不取乃與鄭人聽鄭處置○齊魯

地亦不能守兩君皆虛讓也總墜鄭術中為所用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

居許東偏。東偏東鄙也。既不立許叔為君，又不容其居。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言許為天所禍，借鄭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效命克敵其敢以天之假手冒為已功，以取其國乎？寡人有弟，段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出奔共，其況能久有許乎？言不能親親，安能仁民，不但不能長享之也。不能久有許，句是一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公孫獲，佐吾子，承上文言所以使百西偏之意。明明使獲箱制，謂之日佐，逼真老奸口吻。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

悔禍於許。以禮謂如人以恩禮相遇，與上文用兵對看，悔口氣直。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指許公十貫二句，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字當作一句讀。若論行文常法，止應去寧許公復奉其社稷，因句內多一無字，一茲字婉以取姿，坊本遂分二句，致上下文理不貫。讀者相沿，因圖吞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昏重昏曰，媾可發一笑。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言我死後，天若有悔心，加禮於許而有所請求，如往年昏姻之事，或肯相從，無滋他族實逼處是鄭，雖不能久有許，亦可以得許之益。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但不可使他國得許之地，與我鄭國偏近相爭，暇而况能禮祀許乎？以為子孫之患，若然我子孫將顛覆危亡之不一禮，欲其用許民為守，以備鄰國之覬覦也。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之為句應上許公復奉社稷句固吾圉句應上無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滋他族偏處句俱為死後措置凡而器用財賄無置於許我死乃亟去之。以無財物之累以免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鄭王室而既卑矣。後周自東遷之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列序班周室先同姓後異姓王室既卑故子孫日失其班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太岳姜姓神岳也胤嗣也見許非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周子孫後未可量王室既卑子孫失序是天厭周德而鄭亦周之子孫豈能與許爭此地乎此言公孫獲不可久居許之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

言禮之用

許無刑而伐之

刑法也無刑即上文不共

服而舍之

不取度

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去声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即上文伐死乃亟去之說

可謂知禮矣

言莊公處許之道似與禮所謂經國家四語相合此合天被莊公瞞處

許在潁昌與鄭為鄰鄭欲吞併已久特以三國共伐兩

國交讓不敢獨當其利故假存許名色結許人之心而

使公孫獲角立箝制前人論之詳矣但戒飭之詞委婉

紆曲似難猝解其意細閱之全不為許計止為鄭計不

為已之當身計止為已之死後計其意以為已存一日

而智力可以制許一日亦自覺忍心害理必不能長有

許國遂不禁諄諄為子孫之慮如此故其命百里也曰
 得沒於地命公孫獲也曰我死亟去打算至此止是智
 窮力竭無可如何不然圖許之心未肯已也惜左氏被
 其瞞過以知禮稱之千載之下猶有餘憾焉或取其寡
 人有弟不能和協句有引過之意但問當日何不云寡
 人有母不能孝養而使置其身於城潁乎何不云寡人
 有君不能忠事而使夏喪其麥秋喪其禾乎此等作用
 如何欺得後世况射王中肩又為入許以後事乎但辭
 命妙品洵不多得

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

桓五年

左傳

王奪鄭伯政獨任鄭伯不朝怒王秋王以諸侯伐鄭計無鄭

伯禦之不服討○總點二句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分叙王以諸鄭子

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子元鄭公子

為陣禦王曰陳亂不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因顧陳不蔡衛不枝固將先奔失陳左軍既而萃於王

卒可以集事鄭以整兵擊亂卒以三陣敵一軍自從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之將○上

先叙王而後叙左右軍此先叙爲魯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
 二拒而後叙奉公是文法變處
 彌縫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伍戰于縑葛命二拒曰旂動
 而鼓令已上極寫其整與陳亂王卒亂句對看蔡衛陳皆奔
 陳果無闕心王卒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王卒
 蔡衛果不枝王卒亂顧而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王卒
 果可以祝聘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敗祝聘請從之王欲逐公
 集事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
 矣言敗王師所以自救求保社稷若逐王則是陵天子矣非
 無以加矣已上皆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
 左者謝其勞問者通慰勤之意左右即號公周公爲
 左者二軍之將者有此勞問王與左右方知氣殺

父子曰鄭伯之勞王與問左右所謂及人而照以手撫也奸人多偽礼如此

林西仲曰鄭專周政王不能堪故奪之以與虢前此將異
 統政尚未奪鄭鄭猶帥師取麥取禾此番若僅止於不朝
 亦云幸矣王乃以蔡衛陳三國之師問罪是趣之戰也鄭
 莊兼操懿之惡而精于用兵且又得子元之善謀曼伯祭
 仲原繁高渠彌之善陣祝聃之善戰豈善奔之蔡衛陳所
 能敵乎縑葛抗衡王卒敗而王肩傷祝聃又請賈勇逐北
 此時天壤間竟不知君臣分義爲何物矣然周德雖衰猶
 爲天下共主鄭莊恐負弑君之名不容於衆故以自救兩
 語支飾引師而退非有悔心之萌也夜使祭足勞王且問

左右其意以為王師徒勞不能加害于鄭而左右二將毫無伎倆可護乘與所以極嗤之欲令一君二臣內執發于背而後快較之祝聘請從其為毒尤有甚矣篇中寫鄭師之整處極其形容筆筆如繪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

隨漢東姬姓國

使薳章求成焉

薳章楚大夫自知不能得志於隨故使求

成軍於瑕以待之

瑕地名楚軍於此以待隨之報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官名

其名不可考董成來主相和之事

關伯比言於楚子曰

關伯比楚大夫楚子爵僭稱王熊繹

後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

言我有以致之我張吾

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

也此所以不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

能得志

張字與懼字相對離字與協字相對言如此則諸

之利也

國不相救漢東皆可圖不但隨也故曰楚之利

少師侈

少師素自侈大

請羸師以張之

季梁諫一

郭郭齋

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可行音律並備熊率且比率且比曰楚大夫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大鬬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不專為目前之謀少師有寵
 王毀軍而納少師藏其精兵不使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即羸師以張之也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急焉一語喝破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國有道大國
 敵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先釋箇道字上思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祝史正詞謂祝官史官實其言詞而今民餒
 而君逞欲民非忠祝史矯舉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
 臣不知其可也小非道大非淫不知公曰吾牲牷肥腍塗

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腍肥貌

神故講此獨撤却民單就神對曰大民神之主也此句是

網下文總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成字兼教養

脩其三時故奉牲以告曰祝史奉牲以博碩肥腍博廣也

言是牲廣大而肥音。促。礼。謂民力之普存也盡得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痲瘋也無疥癬謂其備腍咸有也

四句本是一句謂民力盡得安存故能養其六畜大而無

疥癬備而無闕失用四箇謂字四箇也字跌宕取姿答

他牲牲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三時春而

民和年豐也答他案盛奉酒醴以告白嘉栗旨酒以善敬

古文 卷之十一 季梁諫二 邪邪齋

將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解嘉栗二所謂香
無譏慝也。解旨字之義言酒之馨香者乃民德之馨香無
安。根上故務其三時。應上民力晉存三時不害
補出酒醴。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教
教。親其九族。高曾祖考已身子孫曾
無違心一段是以致其禋祀。應上致
以教而成民者。以致其禋祀。力於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
之福。故動則有成。謂祭則受福
主。神無所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已上因隨侯舍民而言
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修政即修忠信之道
小國不宜棄之以墮楚人計中自難於。隨侯懼而脩政楚
難也。季梁語與關伯比針鋒相對妙。

不敢伐。懼字與篇懼字相應

此傳為八年速杞之戰張本。可與宮之奇諫假道傳參。
看晉欲兼取虞虢。楚欲得志漢東。其措意同。荀息以虞
公病在貪。以重寶餌之。關伯比以少師病在侈。以羸師
驕之。其作用同。晉憚宮之奇。楚憚季梁。其先見同。及宮
之奇諫而虞公謂祀神可據。季梁諫而隨侯謂祀神獨
豐其愚惑同。宮之奇以神依於德。立言最切。季梁以神
主於民。析義最精。其識解同。然二國所以存亡不同者。
只在二君聽與不聽耳。篇中關伯比之言。明淨簡古。人

而好鎮撫之。好猶善也。整而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協謀共

為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無備必敗。所以為刑。亦

此言其所以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兩夫字俱指伯

然非重複也目擊其事。豈不知楚師皆已行。所以決其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賴人賴國之人。仕於楚者。楚子不命他將鎮撫莫敖使

狗於師曰諫者有刑。言矣。果然自用及鄢。亂次以濟。遂無

次。不知訓衆而自鎖撫。且。不設備。不知天之不假易。及羅羅

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果然莫敖縊於荒谷。自知喪師之罪

舉趾必不高。千古淺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自囚楚子曰。孤

之罪也。皆免之。以不遣鎮撫之罪自責。

林西仲曰。驕兵必敗。人所共知。此平平無奇者。乃鬪伯比

却從莫敖舉趾上看。破眼力便高。奈成師以出入告於君。

不便為不祥之言。濟師之請。其實意不在師。鄧曼乃能懸

揣其言外之意。明指出莫敖病痛。勝於伯比之自言。所云

鎮撫之說。即後世設立監軍故事。所以箝制將帥。不得妄

行。其曰信曰德曰刑。以戰勝而驕。原不在師。而在將。區處

中。分別實嚴。識力尤卓。不意巾幗乃能料事如此。其審也。

呂東萊謂成莫敖之禍者。在綏而不在蒲騷。但勝敵實自

蒲騷始既勝之後視小國如無物其伐絞也不曰絞小而輕乎是亦小絞矣幸而再勝其驕益甚則自用輕敵非與蒲騷之役全無與也篇中叙事議論語語照應簡練中饒有豐腴之態讀之起舞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

將字與下文將戰將馳相呼應

曹劌請見

劌魯人也請見字與下文請見

從相呼應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

閒杜注猶與愚按言在

位者能謀又何留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言雖以計宵

之見不能遠大耳

二字是一

遂入見問何以戰

問平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衣食

雖吾身之所安弗敢自專其有必以分之

對曰小惠未徧

民弗從也

不肯為用未可以戰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必以信

神性祭性也玉帛

琮之類帛幣也皆祭祀禮而祝史告神

必以神明於上者乎格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

於上亦未以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小

何以所之大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之戰之

民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之戰之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兵共戰於長

勺長勺公將鼓之以公進兵公將馳之

矣之時兵已上於齊師敗績大崩

劇曰可矣遂逐齊師已上於既勝之後定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言所以必待齊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若有伏兵詐敗相誘則心有所恃必

望之故前半段入見時必逐件問個明白然後言可以

戰此處自當待既克之後方問不然便是一樣勝板矣此

古文 卷之六 曲禮 十四 改

論一番何等迂濶。迨既入戰場，死生存亡定在呼吸矣。乃應鼓而偏不鼓，應逐而偏不逐，何等乖方失宜。時莊公既不解其故，而在位諸臣亦寂無一言掣肘於其間。直待成功之後，方請解說俱成，希有僅事細玩通篇，當分三段以遠謀二字作眼。總是一團慎戰之心，惟知慎戰故於未戰之先，必攷君德方戰之時，必養士氣既勝之後，必察敵情步步詳審，持重處皆成兵機妙用。所謂遠謀者此也。肉食輩能無汗浹。西仲

鄭厲公復國殺原繁

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出奔後入櫟。

及大陵，獲傅瑕。

子儀大夫。

傅瑕曰：苟

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釋之。

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

而納厲公。

鄭子即子儀。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

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應內蛇死之兆。

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

疑妖崇有，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子儀忌厲公奪國，厲公忌子儀據位。

其精誠結聚為氣，如雨木相摩得火，成此蛇妖氣有妖由人

強弱故蛇有生死自然之理，所謂萬物一氣是也。

興也。人無豐焉，妖不自作。

豐猶嫌隙，即上文忌之意。

人棄常則妖興，故有

妖。反常則為妖之根，以有豐故也。此泛論道理，言人能感非妖，妖自能應也。插入此段，借申繻對魯衆之言以明厲公

乃人中之蛇無刻不欲肆其毒害下文
以無罪殺原繁其惡自見非但志怪也
厲公入殺傅瑕以傅瑕雖
納已先有二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辜矣納
心於子儀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以官爵賞其始終念已吾願與
伯父圖之願以此意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
寡人憾焉出奔時既無心腹之語相約入櫟時又無思念之
厲公罪原繁之詞舊註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把入字解作後國誤宗廟中藏木主石室也宗廟所以司祝事主社稷有主而
稷之人即所以承宗廟不知其他自叙官職社稷有主而
外其心其何貳如之社稷有主連昭公子亶子儀俱在內言
更甚也。答厲公責我貳若我在國而思外君其爲貳
公無裏言二句。苟注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不論何君既爲之臣無子儀在位十四年矣。主社稷久
而謀名君者庸非貳乎。言納厲公者無無貳心之人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苦之
何。今君雖復國莊公之子在外不得立者尚多若個個以官
爵賂在國之臣求納君何以長保此位乎。答厲公皆許
上大夫臣聞命矣乃縊而死。知厲公必殺已

林西仲曰厲公以已曾君鄭出奔入櫟之後在國諸臣俱
當始終相向謀爲納入若別奉新君即算作貳其殺傅瑕
罪原繁皆此意也獨不思國不可一日無君既奉有君則
爲其臣復思在外故君尤爲貳矣况國乃昭公之國厲公

與子亶子儀等同為庶弟其前此在位四年以紆臂篡奪而得之至出奔之後母論昭公復國當奉卽子亶子儀嗣立亦未始不當奉也原繁把貳字痛辯一番隨以莊公之子八人行賂濟事托說於後則厲公得國非正殺戮無辜之惡躍如矣中叙蛇鬪一段所以寫其存心忌毒行事乘常之意而申繻持論確切尤可破千古之疑

陳敬仲辭卿

左傳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宣公太子為國人所殺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皆

寇之黨恐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

敬仲完字公以

及於難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

所喜者若奔赦

其不閒於教訓而免於罪戾

不究前此出奔之

弛於負擔

後此國事之責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

受恩卽此已多

所以為及於寬政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羈旅交疏忽居百

請以死告

寧死不敢

此

受辭之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也

決也

者畏其譏訕引証速

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只供器用不問國政位既不高而負擔亦弛

古文義

卷七

辭卿

一

耶耶齋

飲桓公酒樂

請公至家飲酒而公樂其賢

公曰以火繼之

日暮不忍即別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卜吉而請敬之至也若未經卜而留飲則涉於慢故曰不敢○主客之語

俱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踰禮則為淫○義主於敬就自成其德言以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仁主於愛就成君之德言○已上辭桓公夜飲

林西仲曰敬仲辭卿人止羨其謙遜然不得不辭者當日

管仲得政十餘年高國以命大夫各司三軍之鼓自難位

於其上玩其以速官謗為詞絕不自言才德不堪意可知

矣工正散員也而君飲於其家樂之而不厭辭之而不嫌

仁義二字其所以動得伯主正在此耳前後寫得俱工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

民逃其上曰潰○乘其不備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書經云馬牛其風風指北牡相誘言馬牛最善行遠以各處南北不

能相見而誘去喻其遠之甚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又詢見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傳王命○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

封之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伯長○命

詞止賜我先君履

履踐履之地應上文涉字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

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四至皆所賜之履言既奉有命得專征伐又賜有履不限地界未嘗以南

北地遠爲不當涉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此段答他涉吾地句。包茅束茅也。茅菁茅也。尚書禹貢荊州貢青
酒寡人是徵。茅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徵亦問也。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復反也。昭王南巡狩渡漢漢濱
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王至中流膠液

成船不用釘也。液膠溶液而稠散也。二事皆關係周室
聲其罪而討之。所以夾輔也。此段答他何故二字。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臯也。敢

不共給。承認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漢非楚境故不
受罪。惟卽一句。

此罪實承認不得。然不言其不當問。師進次於陘。凡師
但言其不當向此問問也。詞甚冷雋。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陘楚地。在河南開封府鄆城縣南。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義意

師退次於召陵。楚邑故城在齊侯陳諸侯之師。諸侯魯僖
公宋桓公

陳宣公衛文公鄭文公許穆公曹昭公也。與屈完乘載而觀之。示以
兵威。齊侯曰豈

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不穀諸侯謙稱。先君當指鬻與
不穀同好如何。欲結盟。對曰君惠微也。福於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言以君之惠使我得微社稷之福
固所甚願舊。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異

閭說个能守當日八國之師入於楚境已自春徂夏矣楚
唯墜壁不出師老之後心必不濟勢不能反客爲主與楚

師爭衡於方漢之間若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大非齊之利
也屈完雖衆無所用一語謂諸侯若以力爭欲戰不得欲

古史新義

卷之二 楚盟召陵二

郭郭齊

攻不能何處用此兵力乎
絕妙兵機莫作閒言讀過
屈完及諸侯盟
齊桓此處草草
無撒手處
結局最是不然

齊桓伐楚一事千古美談而魯僖猶借其功作頌極力
鋪張看來當日合八國之師歷三時之久其聲罪也僅
得其半推半認其陳師也反惹其先恭後倨以列國諸
侯不能觀楚君之面止盟一大夫而還有何功績越二
年齊師伐鄭而楚即圍許救鄭仍是相持不下景況何
曾得其半點心服乎不知伯者作用本是箇假兵一到
而來盟便算楚服所謂擎得起放得倒也或謂楚有僭
王之罪桓公問之何說之辭試問當日伐楚果能脅楚
令去王號乎若楚不聽果何以中止而還師乎此皆管
仲籌之最熟正恐楚不能置詞也後儒紛紛饒舌無有
是處
西仲

官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

獻去吉

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復字便伏下

官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

表猶言門虢亡虞

一甚可再意

以無門戶藩籬故

晉不可啟

寇不可翫一之為甚

必從之

通篇着眼在此

晉不可啟

寇不可翫一之為甚

其可再乎

未假道之先猶是晉也

一假道則貪害之心已

害

者諺所謂輔車相依

兩傍夾車之木謂

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

虢存則為輔車相依

虢滅則為唇亡齒寒分應

虞之表虞必亡二句

已上言滅虢即所以自

滅可公曰

晉吾宗也

故曰吾宗

豈害我哉言晉當不

懼甚

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虞仲即仲雍二人皆太王之子

王季之兄也太王於周為穆穆

生昭故太王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不從太王剪商與
 功於周是以不嗣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虞仲俱遜國而奔吳無
 是為虞之始祖與晉始祖乃同曾祖之親號仲號叔王季
 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季於周為昭昭
 西號為今號公始祖與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晉始祖乃同祖之親
 王功曰勳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有功於將號是滅何愛王室文王與為盟誓之書而藏於盟府
 於虞滅號何愛於晉又近一世晉既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叔始封於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孫
 同祖兄弟實至親也○倒句妙若願桓莊之族何罪而以寫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
 為不唯倡乎獻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偏

與羣公子謀殺淑氏之二子二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十一年冬晉侯盡殺羣公子
 國乎至親而以寵勢相偏猶尚殺害之况虞有一國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對曰臣問之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雖欲害而不能對曰臣問之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蔡仲之命篇詞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旅葵篇詞緊是也言祭者
 也○三書詞杜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為神之
 處微德方有著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落故帶說此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神明之所憑依
 將在有德若晉滅虞而以明德薦其

馨香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晉祀豈必以虞為據所謂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是也。已上言享祀豐潔不可恃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恐懼晉禍。其曰虞不臘

矣。在此行也。臘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待歲終即

修。虞公自恃神祐但恐今年雖欲祭而不能耳。說得可憐。可憐。孔氏日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

傳記者惟月令與此而已。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秦漢

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商曰清

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

效中國為之。亦明臘不自秦始也。或疑傳作於秦誤矣。晉

不更舉矣。即以滅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虞果不臘晉。執虞公

及其大夫非伯。以勝秦穆姬。宮之奇免。作晉女而脩

虞祀。虞神果不。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不書滅虞者。以虞自取滅故曰罪虞。書執者猶執門夫不待費力故曰易。

晉伐虢必假道者。以虞為虢蔽。不可飛越而往也。虢既

就滅。但問晉豈能越國鄙遠時時假道於虞以往治其

民人乎。雖至愚者亦知虞必不免矣。吾宗享祀二語。總

為璧馬所迷。以國殉貨。故作此支飾之詞。宮之奇語語

破的。無奈不悟。所謂不仁者不可與言。豈奇之懦哉。

齊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脩睦以尊周室故以為禮。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宰官孔名。胙祭肉。異姓諸侯非夏商之後者無此賜。乃襄王之特典。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有事於文武謂有祭祀之事於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諸侯皆曰伯舅。舊注謂

桓公九命作伯。故稱伯。伯舅何說。齊侯將下拜。將下階拜受。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

賜胙時即有無下拜之命。因未傳畢而齊侯遽下拜。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勞如室功。勞也。級等也。言桓公

年老且有功勞於周室故令進一級。以寵異之。舊註作勞問何說。

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小白。桓公。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

在顏面之前。八尺曰咫。小曰咫。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

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若不下塔而拜受恐震懼天威顯墜失儀反貽天子寵命

葵丘之會所以明王禁乃尊王之意實有功於周室况

襄王得立原藉首止之盟以定其位為勞甚大襄王賜

胙比之同姓諸侯所以親之比之夏商之後所以尊之

又命無下拜以寵異之可謂加恩無不至矣但恩可加

而禮不可假齊桓之對君臣堂陛之分凜然較之晉文

請隧不當霄壤此夫子所以評其正孟子所以稱其盛

也文之嚴肅處帶有婉曲之致愈誦愈有味西仲

荀息不食言

左傳

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欲殺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藐諸幼小也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勞

不加以以忠貞自盡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身命

所以立奚公曰何謂忠貞問忠貞二對曰公家之利知不

不為忠也盡心以利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國語云葬死者養生者死

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是也往指獻公居指奚齊耦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申生重耳夷吾秦晉輔之

隣國與本國皆獨力斷難處此○里克諷荀息曰
 欲不利於奚齊其舍奚齊而與已謀他立
 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言息雖死無濟
 矣不可以貳有不濟則以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欲言之不貳
 雖無益也將焉避之即惜死亦無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各
 忠於所事其意之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而能勸人貳其言
 欲善皆與我同言以距於不善乎○此自言忠於奚齊亦猶里克忠於申生
 各行是不能相阻萬無舍奚齊與克共謀他立之理有益
 無益可置勿論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
 也尚未即荀息將死之欲無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嬀姬
 生獻公亦嬀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於朝既立則荀息死之言復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信而非義斷得確切

林西仲曰晉獻臨歿以奚齊託荀息時申生已死重耳夷

吾皆以讒出亡在國別無可立者荀息傳奚齊且承顧命

其能舍之而外求君乎所謂竭力忠貞繼之以死等語俱

是剖肝露臆一力擔承口角及知事不可為猶期其言之

必踐且謂里克各忠於所事不能相奪猶諸葛子瑜對孫

仲謀云弟亮之不來亦猶瑾之不去其言可貫金石矣宋

趙普受太后遺命至太宗時乃有陛下豈容再誤之說使

死者而復生生者能不媿其言耶此苟息之所羞也而世
儒輒非之愚謂奚齊被弑之後息必不可少此一死但玩
晉獻託孤數語心虛膽怯之甚息既明知有濟不濟便當
以利害直陳使迎重耳而立之庶幾可以奠安國家且死
全二幼耳顧乃輕許以死冀微倖而成功卒之禁門喋血
五立而後平誰之咎乎此則息之不能辭者左氏以斯言
之玷為斷直不易定衡矣

秦穆公獲晉惠公

左傳

晉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髮下垂拔草舍止也壞形毀服以示

主憂臣辱之意秦伯使辭焉

辭其曰二三子何其感也

感指反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見申生云夷吾無

禮帝許我討有罪矣敝于韓故曰妖夢踐如踐言之踐執而不必厚之以應狐突所夢不俘至秦所以寬晉大夫之感使不必

從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與天地並猶祀

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天作冠戴把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為冠履

地作履穿也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為冠履

則天地最親且近言無不聞群臣雖卑微但君言一出如風行天地間凡在下者皆聞其聲也此三句單把秦伯所言豈敢以至四字指天地作証欲其不食言也秦伯本與晉群臣言而羣臣却不敢言聞其尊秦伯與自謙處俱到二十分

田地細思此時非此數言別無可置對真辭令中絕品

穆姬聞晉侯將至秦穆公夫人晉獻公女

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二千二女皆穆姬所生者杜詩古之宮闈

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晉侯猶當顧念及婦即不念登臺併挾子女意以秦伯雖怨

婦猶當因子女而念及也使以免服衰絰逆免服成服

有衰絰示已欲自殺子女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當服此服以迎晉侯也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惟君裁之兩君上加一我字見得與已有交涉一

能自存朝夕言不能緩待也乃舍諸靈臺周之故臺因穆姬

是至性語莫作婦人驕賴看乃舍諸靈臺言因晉侯于此不

入秦國上天降災至此凡四十六字或謂大夫請以入公

後人所加釋其語意工絕非後人所能措手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軍實莫厚於得國君者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

何有焉

國有夫人之喪亦大夫之感也既而二字根上朝夕二字來已上應穆姬登臺一段

且晉人

感憂以重

於秦之寬假

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

任支當也

背天不祥

已上應晉大夫反首

一段拔舍必歸晉君

林西仲曰晉惠受三施而無報韓原被獲本不足惜所幸

者在晉有大夫念君臣之義反首拔舍秦有穆姬念兄

弟之愛登臺履薪使秦穆處此難為情耳細味其措辭之

妙一則指天地為證盟把秦君掀之於九天之上把自己

伏之於九地之下。一則拚生死為決絕。示之以不容自解之情。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此時雖有雄心。斷無不化。雖有剛腸。斷無不柔矣。然亦要秦穆先有歸晉君之意。乃可感動。觀其辭晉大夫之言曰。妖夢是踐。明明以上帝許申生討有罪一語。做個題目。此番為代天討罪而來。原不為已甚也。霸王舉動。自然不同。讀此則秦穆晉惠之曲直。不尤彰彰較著哉。

晉呂甥作州兵

左傳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即呂甥告以秦許。子金教

之言曰。子金。呂甥字。以卻乞自秦。至教其假惠公命告羣臣。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朝國人

可遍告無。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儲副。故行賞妙。

子名加一卜字。故作未定之詞。妙。已上皆所教之言。而卻乞即以告衆。衆皆哭。復主社稷。晉於

是乎作爰田。爰。換也。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衆。呂甥曰。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自巳立身局外。代人商量。所以

報君。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治兵以輔太。妙。主意。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社稷。羣臣輯睦。人心。甲兵益多。勢

來妙。古文析義。卷之一。呂甥。至卅九。都鄙。

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言征繕以輔孺子之衆說效所以報君之惠者
說字與上 晉於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繕哭宗相應
 林西仲曰呂甥欲立太子正所以堅秦伯歸惠公之意與
 成公九年晉人執鄭伯鄭人謀立太子同一妙用然非羣
 臣輯睦甲兵益多無以爲輔也若倡征繕之說恐惠公平
 日寡恩國人未必遽順茲乘卻乞來自君所卽教其矯命
 行賞只告以無顏復辟卜立嗣君動人哀慕而自已却立
 身局外代謀所以報君之策徐徐說出州兵話頭總是一
 件事分作兩層做一句話分作兩口說遂成奇文至文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

卽呂甥

會秦伯

穆公

盟于王城

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晉惠

使卻乞名呂甥迎已故會秦伯盟於此

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利

不和二字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

曰必報讎

寧事戎狄 小人親謂死於戰者征

繕征賦治兵也 圉惠公太子名言小人恥其君爲秦所執

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賦治兵以立太子曰必報秦之讎寧事戎狄而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君子在上之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三施無報之罪不憚征賦治

兵以待秦歸晉君之命曰必報秦之德唯有死而無二心也

也○初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知今說出不和之故來

始知正炫其長兩邊一樣加不以此不和又用不和二字
憚征繕四字是制縛秦伯要著不以此不和作一束筆法嚴
整秦伯曰國謂君何或死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
以為必歸小人不知事理徒為憂感以為秦必害其君君
字根上恥字悼字恕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秦謂晉
毒害秦國也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承上君子小人
說來雙開雙合章法極整又極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晉有貳心而秦執
舍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舍之則秦之德莫厚於此服者懷
德貳者畏刑服秦者懷秦之德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歸
之役使諸侯懷德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歸
刑可以成霸業也納而不定之而不安定其位廢而

不立秦既執晉君今不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是秦始有
今則變德為怨秦豈肯為此前兩段並述君子小人意
中事貳而執之以下單就君子意中一反一正欲動穆公
秦伯曰是吾心也歸晉君之意始決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
一牢將歸之故異其禮焉

呂甥作用全在教卻乞征繕以輔孺子一語示晉已有
君使秦徒抱空質耳此番以不和言和借君子小人口
中逗出立國待命二意渾成無迹末把歸晉君一着為
秦之利抑揚中純是一片籠絡可謂詞令妙品西仲

子魚論戰

傳二十二年
宋楚泓之戰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

襄公

將戰

欲與楚
決勝負

大司馬

即子魚

固諫

曰

固堅其辭也

天之棄商久矣

宋商之後

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欲與

楚戰而求霸是違天意必不為天所宥當致敗亡也欲止其與楚戰之意

弗聽及楚人戰于泓

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既盡也絕好機會

司馬曰彼眾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眾寡既不敵幸有討便宜處及者言當趁早下手之意此勸其阻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監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此時機會猶未失

又以告

省句公曰未可

不可未可下

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公傷股門官殲焉

守門之官師行則從殲焉被殺也極寫敗形

國人皆咎公

不用子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重再也二毛頭髮黑被傷者不忍再傷髮黑白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阻險也指未既濟言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指既濟而未成而不可未可二意言非不知子魚之言可以取勝但子魚恐有碍于古故不用耳亡國之餘句根棄商句來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強敵當未濟未陣是天助我以取勝機會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此機會速擊以取勝猶恐未必能勝況不擊乎且今之勅者皆將隘而不列二意串答就敵有可乘言吾敵也雖及黃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與我爭強者皆吾敵也雖及黃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能殺害於我安可分別其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平日明軍老不老

法以恥無勇原求其殺人至死若傷而未死何可不再傷以死之乎已上九句因其引不重傷二句而駁之言與戰時傷必當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傷何異愛其二毛二毛必當禽也則如服焉愛其國之老人何異服屬於其國見其年老三軍以利用也如易卦利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之氣如曹劌一利而用之阻隘可也阻敵於險所聲盛致鼓作氣之說志爲氣之帥鼓聲盛所以致士志當乘彼不志鼓儵可也能鼓時鼓而進之則勇氣自倍能勝敵也鄭日儵如曲禮儵言之儵無次錯雜也舊作儵巖解則儵字旁當從出矣又承上文阻而鼓之二意分說就已兵所當行言

宋襄以不阻不鼓取敗公羊過褒胡氏過貶均失其實

總是繼霸之初。不知度德量力。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故但用正兵。不肯詐勝。是其愚處。與前此以乘車會楚被執。同一好笑。及敗後受通國咎責。因引不重傷不禽二毛。門面語頭。虛張掩護。更覺不情。獨不思敵之傷可恤。敵之老可矜而已。之師已之股已之門官皆可不。必計乎。子魚此論。從不阻不鼓。倒到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順到不阻不鼓。一句一駁。總見其未知戰。所以深惜其愚也。文之精練斬截。如短兵接戰。轉鬪無前。西仲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卻畏僂。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文公。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公所傷害。欲焚公宮。

而弑。

寺人披請見。

寺人。內宮也。名披。其請見文公。欲以難告。

公使讓之。且辭焉。

讓責也。公使人數其罪。而責之。且辭不相見。

曰。蒲城之役。

五年。獻公使披伐公於蒲城。

君命

一宿。女即至。

不待宿而即日至。速。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

渭濱。

具後我奔狄。國從狄。若田獵於渭水之濱。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

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

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不待三宿而次宿即至。又速。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也。

二者雖去。獻公惠公之命。何其至之太。夫祛猶在女。其速也。罪在此。已上皆讓之之詞。夫祛猶在女。其行乎。祛衣袂也。披伐蒲斬公祛。公見祛不能忘情。但念其去君命不忍殺而使之出奔。二句是辭之之詞。

行乎。

祛衣袂也。披伐蒲斬公祛。公見祛不能忘情。但念其去君命不忍殺而使之出奔。二句是辭之之詞。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寺人披見文公

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以淹恤久必知又將及難。人人自危勢必有變除君之惡唯力是視。不盡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命無二古之制也言不應認。卻事已隱隱露出口角得他人。奉君命則視公等之蒲人狄人而已而不速殺之乎。此時若把公作晉公子看待便是二矣詞奇快。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今豈無當除之惡如當至此。命盡力如披者乎已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上言此理皆公所當知齊桓公帶鉤後桓公用管仲為相。射鉤與斬袪皆切膚瀆死之恨故取以為此若言君當學也。又覺鈍置此謂君若反其所為則不待讓而我自去也輕妙。行者甚眾豈惟刑臣懼罪者多不待我刑餘之人也。行矣

者甚眾。句言外見舊臣畏偏不安當有禍難有脅而恐之之意公見之以難告。告公以呂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避其難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以贖前罪。披之功差可

獻公蒲城之命乃惑於讒惠公渭濱之命實出於忌。守人披奉命速至濟君之惡以為固寵之謀。此番復借呂卻作難改面市德真小人傾險反覆常態也。文公讓而辭之猶從寬典乃侃侃提出君命無二四字以為已在當日必當速至加害絕無半語掩飾引過且以文公暨之後必不當記念舊怨致人懼罪以取禍難總緣其胸

中有所挾而來耳。幸文公處危疑之際，納其言而貫其罪。若遇鄭厲衛獻，總不免於誅死耳。國語所載之詞，過於刼脅，不如此篇刼脅中猶帶婉切，不盡傷對君之體。

西仲

介之推不言祿

信公二十四年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

文公反國，賞從亡之臣。

介之推不言祿

介姓之語，辭推名也。則

從亡之人皆求祿可知。

祿亦弗及

則求祿之人皆受祿可知。二句寫出冷落景況，令人難堪。

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外無一人存者。惠懷無親，內外棄之。

懷雖嗣惠，不足以主晉祀。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本當有晉國。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

置立也。此段

言有不當得而得者，方算得是人。力若文公反國，得其所固，有實天所命也。從亡者何得妄居功乎？把一班從亡

功勞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又得雪淡。

此數句痛詆之。生下義其罪。欺蒙上賞其奸。欺蒙上下相出下文罪字好字。

一

卷之一

四六

介之推

那那齋

蒙難與處矣。貪天之功在人為罪在國為死而下反以為
於朝矣。此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言何不自己去求
段有歸隱意。母特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過也我以
將誰怨耶。母特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貪天者為過
試之故作商量語。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今彼效之則我之
罪又甚於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特此也既怨之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故再作相商語。對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人之有言所
吾身將隱於山林何用假言詞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其
非隱而求顯也。前段是不享其利此段是不居其名。其
母曰能如是乎。細玩此四字乃知其與汝偕隱故能成子
高遂隱而死。不言祿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綿上
結案

臧各以此為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志記也旌表也言
推供祭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此田記吾祿不
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
之善也。祿亦弗及結案。
服其事不居其功雖臣子之心然錄其勞而定其賞亦
國家之典晉文從亡之臣十九年在外若盡說無功則
櫛風沐雨與家食坐視者等無是理也。但行賞時必待
求之而後得不求則不得為可議耳。篇中重冒功一邊
濫賞意只帶說後段借與母問答之詞自明其不為利
不為名二意。則介之推之立品有大過人者。晉侯綿上
之舉亦知己之不及賞為過推之不言祿為善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但介推故事爲說不一。按晉文從亡五臣。未有推姓名在內。則舊註謂公之微臣較確。乃史記五蛇之歌。有一蛇無穴之句。似推在五臣之內矣。此一說也。攷晉乘五蛇歌內。有一蛇割股之句。似推之功。又在割股救公之餓。比諸臣更難。此一說也。甚而小說載晉文求推不得。焚山以逼其出。推寧受焚而死。至今傳清明前一日。人爲禁烟。名曰寒食。此又一說也。若以理揆之。推之隱。旣不使人知矣。何又有懸書宮門之事。在當年五鹿乞食。亦偶然缺乏。豈至絕糧。縱令絕糧。則推必先受餓。股肉幾何能飽。晉文之腹乎。以剔去股肉之餓夫。又能從亡。跋涉此其最不可信者矣。况晉文行賞未及。不過一時遺忘去而歸隱。可也。何至視同寇讐。寧焚死而不出。其怨懟君父之罪。有不容於誅者。後人何所取而憐之。代爲禁烟耶。此皆好事者爲之讀古者不可不辨。西仲。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

師禽之弟。備勞也。使受命。

於晨會

受命及其應對之
食采拂邑蓋曰惠

有事則使受命平日不用其

身便是
管竊位

藏文

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使人迎勞翬其說行

易於退
師也

曰寡君聞君親舉

王國將歸於敵國似丁巳犒

事。事不

臣。致。稿。師。之。命。

齊侯曰魯人恐乎使人來非懼

至平。

曰小人惡矣。君孫繫也。國語繫作

識無學上言

如無以

有襍標如懸磬。既

有如宰應從之。聖無言直句。

以應歲

也按經書見後

一四八 展喜歸一

以應歲

也按經書見後

一四八 展喜歸一

以應歲

也按經書

一四八 展喜歸一

教何恃而不恐。就時勢對曰。恃先王之命。此句一舊之。
昔周公祖大公。祖齊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提出二國之祖。轉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句是。
在盟府。大師職之。此二句見王命。凜凜至今。加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關有失災有難。弭縫匡救。所以謀。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以能率循桓公。雖匡
而聚眾以疑君之相害。雖當室野無曰。豈其嗣世九年而
所儲畜士馬不堪應敵。亦晏如矣。
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棄命廢職。王命廢職。

應上舊職先君。應上率桓之功。自諸侯之望句至此。皆言魯國君子所見如此。上二句望其然。下四句決其必不。然把一箇好人硬坐孝公身上。是立言巧處。齊侯乃還。齊侯無可措詞故也。

一篇大旨止在恃先王之命一句。此受展禽之教以大義為感動。不必又贅獨是應對之語。須取給於臨時。何以知齊侯必有是問。妙在乘其師未入境。先往迎犒。釣出他口中一箇恐字。又把恐字分別箇君子小人釣出他口中一箇恃字。然後好把口授大旨。滔滔汨汨提起太公受命。桓公脩職。橫說豎說了無滯礙矣。及說到孝公來伐。却不言魯無以保聚。反謂魯不敢保聚。不言齊

肆其毒害。反謂齊必不加害。如此則是魯之士馬本無藉於飽騰迎敵。又何待以懸磬青草為憂乎。詞之嚴正中却加許多回護。宜齊侯之動聽還師也。但齊師既退之後。魯即遣襄仲乞師於楚。伐齊取穀。豈載在盟府之詞止可責齊不堪自責耶。可發一笑。西仲

晉文公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

左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以楚子玉圍故。公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絕。不可不救。告楚不許。言可救。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即欲戰而無助。又恐未必取勝。時齊秦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求其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恨宋受其與國之田。喜賂怒頑。

能無戰乎。如此則齊秦德宋而怨楚。必不肯戰。許許多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已上謀所。楚子入居于申。不

與晉使申叔去穀。撤回。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與晉戰。

古文析義 城濮 卷之一 文公 五 郭師齊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練事必精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見事必明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害之者皆喪天之所置其可廢乎。獨厚軍志曰允當則歸。杜註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已上與申叔子玉言所以師之故。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讒慝之口。言未敢決勝。晉但得不敗而歸。可以塞為。實過三百王。怒。怒其不聽命。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若敖子玉之祖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按子玉只請戰。未曾請師。以有圍宋之師在也。王恐喪師。惟量遣此以助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必如此方可罷戰。雖是剛而無禮口角。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把一國換二國。所取者多。是以臣陵君。無禮如此。安得不戰。先軫曰。子與之。與猶許也。定人之謂禮。禮之大者。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已有失。不足服人。無以爲兵名。答他無禮句。不許復曹衛則宋圍不釋。是欲救宋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若不許復曹衛則宋與宋絕。即諸侯何賴。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焉。曹衛又不必言矣。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爲兵實。答他不可失句。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知恩與楚絕。執宛春以怒楚。無殺行使之。既戰而後圖之。但誘其既戰之後。曹衛當復不當復。宛春當執不當執。再作計較也。先軫此策。直欲弄子玉於股掌。如投餌釣于魚口。令其吞

吐俱難。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果擄子玉怒從晉師。果怒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
分論不且楚師老矣，何故退？以利害論子犯曰：師直為壯，曲
當退為老，豈在久乎？凡兵理直則氣盈，為壯；理曲則氣餒，為老。不論時日久暫。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文公出亡過楚，楚饗之，問反國何
君避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禦也。讐，謂我曲楚直，其眾素飽，
臣句不可謂老。素飽，理直氣盈，如有宿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楚戰又欲加楚，以不避之名
論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既請戰于王而告晉之宛春

還。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
濮。宋以晉救已親來會楚師背鄆而舍。鄆，丘陵。晉侯患之。患
據險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輿人，軍中
每美盛貌，以用可以除舊蕪而種新禾。公疑焉。錯認輿人議
喻晉可以改舊模而立新功。舊註誤。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可立若其不捷，表裏
新功反失舊業。山河必無害也。亦不至喪其舊。言戰有得無公曰：若楚惠
失舊業何？又疑戰為忘惠，輿人舍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同
舊之誦為誦已之薄。盡滅為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惠與恥皆不當忘。若戰
辱之大戰而誦也，尤不當疑。晉侯夢與楚子搏，相撲楚子伏已而誦。
戰輿人亦非以不當戰而誦也，尤不當疑。晉侯夢與楚子搏，相撲楚子伏已而誦。

其腦伏壓也是以懼楚所敗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解伏已之吾且柔之矣晉侯之疑與懼皆從上文患字生來

總寫晉侯一段辭事而懼心事與子玉粗莽對看子犯初從

利害上斷樂枝繼從義理上斷所以解其疑所夢之事子犯

復字字遷就改因作吉所以釋其懼皆子玉使闕勃請戰曰

勸其戰見背鄙不足患也色色寫絕晉既退避而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無可為

兵名故以戰為戲以督戰為觀戲支離其詞且示不畏晉也

或讀戲音摩為大將之旅所謂戲下者上下文理難通當付

一笑確是剛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而無禮口角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故退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臣亦退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況敢當楚君極既不獲命矣不肯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言懷患必報也乘車敬爾君事大出指圖勢二三子指子上子西之厲子

輕晉之意但婉而無迹詰朝將見許其請且晉車七百乘

。十六字當作一氣讀朝將見訂其期也晉車七百乘

朝鞅鞞杜註在背日鞅在胸日鞞在腹日鞅在後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出兵少者在長者之

之後謂之有禮晉侯此時方頗自信矣叙遂伐其木以益

晉師之行列有序却從晉侯口中說出妙其兵作下文曳

已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晉作三軍當蒐被盧時其將佐公叙已定此處獨提出子

晉臣當陳蔡者作下文蒙馬來歷也入可寫晉陣

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無禮口角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四句寫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驚其

陳蔡奔楚右師潰

子西所將一軍北矣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狐毛將上

軍偃佐之

當楚左師偽建兩大旗而退使楚望之若大將却者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欒枝將下

地起塵詐作衆兵奔者與狐毛同一誘楚法也

楚師馳之以

誤

爲真却真

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原軫將中軍卻漆

奔而逐之

之親軍也俟楚師馳過而攻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其中截使首尾不能相顧

楚左師潰

子西所將一軍北矣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以不馳晉師未受擊故。十三

人尚左其右無良故右師止用下軍之佐蒙馬先犯遂從陳

蔡而奔不待蓄力其左師則必以詐却誘其追逐以中軍衝其已行以上車擊其在陣三路並進然後奏功寫得步步分曉其中叙虎皮二旆曳柴等事絕似戲場上優人拙扮但此

一齣開目晉侯樂得憑軾而觀恐子玉不堪寓目也作者故意粧點與上文戲字相映奇絕

晉師三日館

穀食楚糧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以襄王親往勞

故晉

林西仲曰晉加兵曹衛雖爲救宋原以報施復怨爲名然

宋惠與楚惠相等若與楚戰於宋得矣其於楚何但不勝

楚又不能取威定霸此中左難右難甚費商確也藉令子

玉卽奉命去宋歸國讓晉得志猶可省却許多轆轤無奈

其欲以封曹復衛爲功請師相持以故原軫子犯著著布

置使不能藉手以復楚命而口中却以威楚不肯卽戰爲

詞其實胸中惟以失楚不得與戰爲慮也。篇中寫子玉處只是粗莽寫文公處只是謹慎爲原軫子犯處只是機變至寫兩國交戰處覺楚之三軍各自爲部可以驚而退可以誘而進而晉之三軍如一身指臂彼此互相接應有常山首尾之形成敗之勢自見至晉文之譎在致楚上斷私復曹衛執宛春二事而已與蒙馬等無涉不可不辨。

甯武子盟宛濮

僖三十八年

左傳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忌月暴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人守。

夷武之諡咺前承衛侯命奉叔武受晉盟

六月晉人復

衛侯。

以前私許之復且叔武受盟故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追叙出奔

今天誘其衷使皆

降心以相從也。

君得國民得君叙復國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

誰扞牧圉。

在國從行皆有功於君原無分別於復國時又追論出奔時諸臣

不協之故思昭

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

下文保力懼罪爲將來不協之故恐蹈前憂因請質於神

所誘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保持力勞也。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乞神誘其如此。也。及與之以禍也。定復國以後之約。意却重居者懼罪一邊。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協變渝。林西仲曰：衛成忌刻且有殺元咺子角舊釁復國之後而在國諸臣會奉叔武皆不能無懼禍之及。武子盟辭提不協二字作眼。其意謂當年出奔亦因君臣不協之故。今幸復國若彼此懷疑又不能相安於無事前此不必論。但自今日以往從亡在國諸臣皆當視同一體不得以禍相及。非欲邀神之祐實借神以安國人心。此即將來橐籥貨衍一段周旋苦衷也。後柳莊對衛獻公語俱從此脫出。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九月甲午

晉侯文公秦伯穆公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

楚也。鄭伯雖受曹盟猶有二心於楚。本未獲罪於秦。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函陵汜南皆鄭地。二句既寫兵威之盛又寫分軍次舍可以乘間私說坊本或刪去可笑。佚之狐鄭大夫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料定武之說必行於秦秦去。公從之。遣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追言平日不能見長怨甚。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公既自責又言

與武利害相關雖不肯為國謀亦當自為謀也。急甚許之。燭之武先被夜縋而出。縋懸

鄭伯說壞下。

壯不如人
卷之一
退秦師
一東道主行李
郭郭齋

索也夜乃懸城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下不欲使晉覺也若亡鄭而有損於君敢以煩執事反微二句下乃歷言亡透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快越國而難保急接二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則越國而難保急接二鄭必為晉所有是益鄰矣又隣之厚君之薄也再步一折一句言何苦為鄰國益地又隣之厚君之薄也再步一強則君弱彼此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行李即行使往來指軍中資糧屏屨之屬君亦無所害秦有乏困而鄭供之所以為東道之主已上四句轉入舍鄭之無害此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害字承上隣厚來生下西封句晉君謂惠公焦瑕晉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河外二邑名秦穆公

納惠公惠公路秦焦瑕二邑乃朝濟河復國而夕即設版築以守言背秦之速也此四句又借舊事言晉君慣背秦德必不念亡鄭陪隣夫晉何厭之有再喝一句言晉之之惠以起下文開秦句貪心必不肯以取鄭而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殖遂已大也闕削也秦在晉西其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已上六地相接舍秦無可取也句言晉滅鄭之後必為秦害秦當音悅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音粹自裁度不宜與晉共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戍屯兵以守也乃還秦師子犯晉文請擊之秦師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秦伯文公亦秦所納故言微秦伯文公亦秦所納故言微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賴秦秦伯之力何緣得為晉君誤與同事以亂易整不武先與國而害秦失其所與不知是不智也

而來後乃自相攻擊。吾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退矣。

晉文修怨於鄭與秦何涉。秦會兵圍之。自是過舉。同圍鄭矣。乃聽燭之武之言。中變而與鄭盟。且舍戍焉。晉豈有不憾者。後此晉二十二年。牛吼。西師暴骨於二陵。結讐不休。皆自此始。此尤失策之大者也。但燭之武為國起見。說秦之詞。句句悚動。有回天之力。其中無限層折。猶短兵接戰。轉關無前。不慮秦伯不落其彀中也。計校利害處。實開戰國遊說門戶。佚之狐當受薦賢上賞矣。西仲

蹇叔哭師

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

杞子

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

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

管城鎗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因鄭信已可為內應穆

公訪諸蹇叔

秦大夫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輕行而掩之日

師勞力竭

不堪

遠主備之

不能取

無乃不可乎

他國可得已上破

三師之所為鄭必知之

二句破他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既不得鄭必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不特鄭知他國亦必盡

妄逞以招尤

不可得師不可憚二意

公辭焉

其言

乞白乙

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呼孟也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哀其師之必敗也當作哭

讀聲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

設當中壽而死爾之墓木已拱矣極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明指其人其地知殽有二陵焉

大阜其南陵夏后皋桀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

日陵也殽之北陵兩山相欹故可以避風雨必死是問余收

爾骨焉謂有險阻可以截殺至盡秦師遂東秦於殽張本

秦穆賢主也前此汜南之軍以燭之武越國鄙遠數言

返旆而西已知秦必不能有鄭矣此番狗杞子之請謂

非利令智昏而然乎蹇叔置對利害瞭如指掌乃不見

聽計無所出其先哭師次哭子無非冀秦穆之一悟以

止三帥之行耳老臣謀國慮長而且情深如此西仲

秦人入滑

僖三十三年

左傳

秦師過周北門

謀襲鄭之師

左右免胄而下

兵車內甲士三人御者居中不能下惟左

右二人

超乘者三百乘

既過王城躍而乘車以示勇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

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指超乘呂氏春秋載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囊甲束兵左

右皆下此但免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脫杜註易謂易敵也與上句輕字無甚別愚按

當作解脫訓無禮則入險而脫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險暗指

上下情文不相維繫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

去上句去

為敗散傳張本

牛十二犒師韋熟革也乘四也即以將市於周之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步師行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言鄭以不厚小國日則供一日之食去則撥兵護送一且使遽告於鄭。遠傳車宿不敢關慢也。徑請秦兵到鄭如欲修微備也。則東載厲兵秣馬鄭知備鄭穆公使視客館。

矣。求載猶治任收拾擔裝以盛車中饑糧與磨兵餵馬皆所以待作內應朱氏句解東東矢載載弓恐左氏無此攝用法。

使皇武子辭焉。辭其成所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行也。亦為吾子東載厲兵秣馬有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國供應何等兩便蓋客無供應自然住不下所以杞子奔齊善於辭也。○不說破他作內應且作商量語妙甚。

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但歸秦一路行資聽客

逢孫楊孫奔來。謀既泄則於鄭自怨既不敢留於秦無功又不敢歸也。孟明日高滿師

後。語鄭有備矣不可冀也。不可攻之不克。以兵圍之不繼。以糧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師既出不可空反止權作為滅滑而來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也。

林西仲曰杞子告秦之謀陰遣一介往來最為機密即師過王城王孫滿能料其敗亦不料此行當往何處也。弦高遇之於滑以由滑而東路出於鄭踪跡詭秘可疑豈敢執定為襲鄭之計乎及鄭間告察三子所為巨測方得其實。若明斥之又恐事急生變秦師猝至難以兩撐也故弦高矯命犒師止謂鄭知有兵至迎到境內聽其或居或行若

不知其爲襲鄭而來者。且云具一日之積。示有儲蓄可支。又云備一夕之衛。示有兵力可守。使知無處措手。而穆公使辭三子。止謂供給不繼。無以留客。却把三子束載厲秣。硬認作歸秦促裝。若不知其爲秦師內應者。且云原圃麋鹿。聽其取作行資。開他一條去路。使知不能自存。此時不動聲色。將外患內患。弄得他倉皇失措。去的去奔的奔。兩邊不能照應。煞是高棋妙着。玩孟明攻之不克。句從一夕之衛來圍之不繼。句從一日之積來。有兵有食。總謂之有備也。左氏步步寫出。布置極靈。粗心讀之。甚覺可惜。

晉人敗秦於殽

僖三十三年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貪兵必敗。是天送軍實來與晉。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涉晉境。便是晉之敵。

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敵入境而縱去。必生侵陵之患。天與不取。

言秦師當伐。

欒枝曰。未報秦。

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秦有納文公之惠。尚未報。使文公在。必不伐之。今以君新死而爲此。

是有死其君之心也。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

不。

而伐吾同姓。鄭

皆姬。秦則無禮。何施之爲。

蔑晉而橫行。惠不足道。答木報秦施句。

吾聞之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承上文縱敵患生句。來爲君子孫謀。

免患。正所以不死其君。

遂發命。

興師之令。

遽興姜戎。所逐惠公。收

以為屬蓋德子墨衰經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墨染凶服以便從戎也梁弘御戎萊

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敵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失矣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衰經既墨

理此一時權宜後遂治文嬴請三帥秦穆女為晉文夫人曰

之失禮之端起于是矣因三帥涉晉地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

彼實構吾二君以成兩君嫌隙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

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秦必討其罪以

亦無生理也代求免公許之三帥先軫朝問秦囚猶因在

死却言其有罪必誅妙歸矣先軫朝問秦囚猶因在

晉問所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偶出一言也謂墮軍實而長寇讎亡

無日矣墮軍實是奉既得而復失尤甚於達天長寇讎是敵

不顧而唾怒極欲唾不遑回顧擇地公使陽處父追之悟

失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雖及猶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以馬

命為贈欲其孟明稽首但于舟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費鼓使

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若歸秦不死三年後再來受君左驂之贈今不

作是言此時落得發揮所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哀死者

以謂之墮軍實長寇讎者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多故為

喪服次於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用老成言

郊而哭道二三子指師之生還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秦誓曰伐伐勇

者以興師之罪自責夫射御不違我

古文所義 卷之一 六 敗秦二 鄆鄆齋

尚不欲註指三帥言孟明恃勇而輕不廢而用之以取敗以遣將之過自責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雋掩大德而可用者猶在不可終沒乎言尚欲用之地也
林西仲曰秦於晉有置君之惠其敢軼晉地者亦恃此耳不知二國嫌怨起于成鄭成于不弔前恩已棄況又值貪功之先軫愆愆其間平篇中以違蹇叔起違蹇叔收是正應法晉凶服反用墨秦常服反用素是倒應法秦伯鄉師之哭與前此蹇叔出師之哭是相應法若婦人能與軍事臣子敢怒其君囚既釋而復追將既敗而猶用其中結構穿擲皆以失奉縱敵二句為脈絡是暗應法細讀自知

楚商臣弑君

文公元年

左傳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謀其子上曰君之齒未也事猶可緩而又多愛恐又黜乃亂也若別立必黜已立者此名亂之道四字
是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長子向未必得嗣且是人也且是人也蠡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商臣且有為亂之姿尤不當立弗聽既句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果以多愛而黜商臣聞之而未察未審其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姑嫁於江且婦人性易激必不覺此實此察之之法此六字後人多少語說不妙絕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呼猶咄也役夫賤者之稱和盤托出且加一殺字恨甚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為職曰不能能行乎？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君曰能是錄目射。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果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熊掌難熟恐有外救忍甚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欲加惡諡以不忍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厚其利使為太師。官且掌環列之尹。列兵環衛王宮之官重其權林西仲曰此劉劬朱友珪之嚆矢商臣不必復道潘崇亦罪通於天矣前年譖殺子上以其立時之阻已後此踰年滅江亦必以江芋之怒已總是忍人這副辣手篇中許多事跡許多語言一一叙出絕不費辭作史者不可不讀

晉人敗秦于彭衙

文公二年

左傳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即以孟明前言唯戰于殽也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無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以所斬之囚為俘載而隨公車遂以為右。以其有勇使代萊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臆怒。怒其無故見黜其友曰盍死之。死以明勇臆曰吾未獲死所。謂所當死之地仁精義熟其友曰吾與女為難。去之軫為死所。謂所當死之地臆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天子布政之宮非不義者所得上言其不足貴也舊註祖廟費解死而不義非勇

也。欲以死明勇又算不得。供國家用曰吾以勇則為難非獲死所矣。若果無勇見謂上不我知黜而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後而我仍能供國家所宜用彼時自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難也舊註謬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方是共用之勇已上君子謂狼臆於是乎。君子有德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怒爰整其旅。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詩之義所以可嘉。

林西仲曰：秦囚既縛而使加刃，原非有相抵之勢。秦駒雖

怯，何至失戈以囚？呼出其不意，若駒再取戈而囚，再呼余決其必不動也。狼臆斬而禽之，豈便算得做勇？只因其從公乘，故令代駒為右，乃一時偶然擢用。玩一遂字，可見迨狄伐晉及箕，計圖戰克，御戎車右，自當臨時選擇。原無一定不易之人，亦豈便算得做黜？然臆所以怒者，恨一時不能逞勇，見長技癢之私，非有他意。其友勸與為難，是欲戢先軫而死，大失勇之正旨矣。臆初言未獲死所知，非死之難而處死為難，繼言共用謂勇如勇在公戰而不在私鬪，皆非尋常勇夫所能及也。彭衙既陳，馳秦師而死，而晉師

賴之奏凱則其勇也謂之大勇矣其怒也謂之中節之怒矣其死也謂之重於泰山矣要知狼蹕與友問答之詞俱在方怒之時非勝狄以後之事按箕之戰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矣此後無可與為難也然歷三年之久方有彭衙之戰始終不變其志非從容就義其孰能與於斯乎

甯武子不輕答賦

文公四年

左傳

衛甯武子

僉來聘公

文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歌二詩

不辭

似受

又不答賦

似失

使行人私焉

公以為不受則當辭不辭則當答又

不便於面問故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言錯認樂工自習詩業偶及一

篇非為已賦故不當辭亦不當答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而受政教王

宴樂之

以樂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舊

解湛湛露斯匪陽不晞二句以日譬天子露此諸侯待日而乾猶諸侯待天子命而行也此釋賦湛露之六禮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之形朱旅黑也既賜而又歌之以明此宴乃報功之意

此釋賦形。今陪臣來繼舊好。與朝正敵愾。二君辱貺之。

其敢于大典以自取戾。于猶于預。不必作于犯解大禮。天

陪臣總不當與聞。無論答賦是于預。即辭亦是于預。所以不取

魯秉禮之國。宴使臣而歌湛露彤弓。乃取詩中。有不醉

無歸。中心貺之等語。示親厚之意。斷章取義。非全不知

天子宴諸侯之說也。然其實不免僭越。甯武子且不提

破。佯為不知。但謂錯認非貺已而賦。朱申句解。以為其

愚不可及。此其一端。蓋謂惟武子纔有此副。本領他人

不當歌止言。自已不當聞。總是一味婉曲。到底耳。西仲

晉敗秦師于令狐

文七年

左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從趙盾遣先蔑。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與師防變。已上叙穆嬴曰

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襄夫曰。先君何罪。有罪方可。其亦

何罪。有罪方可。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先君之將焉寘此。嗣

之身廢矣。四句一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

子之怨。託其教。又。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頓首于

其難堪。冀聽所言也。引襄公命且責其棄意。以靈公雖幼。未

先蔑往秦之後常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諸大夫亦與立
常如此不是一次長君之謀故皆患穆嬴有理且畏其喘朝乃背先蔑而立靈
之言聞於國人或以大義備責難自解也公以禦秦師秦師以阻公子之衆之人此句結上起下箕鄭
居守輔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箕鄭將上
佐獨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先蔑士會迎公子無還晉步招
御戎戎津爲右已土七句叙及董陰宣子曰我若愛秦秦
則負也當迎不受寇也當拒既不受矣而後緩師秦將生心
秦師既至必不肯已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其也先發制人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不遺餘力言當以寇待秦出師而議訓卒利

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此先人有奪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
於刳首此逐寇如追逃者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二人
迎雍得罪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此事必行不去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及於攝卿以往
可也何必子即奉使亦不必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不得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取詢于芻又弗聽欲結寵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妻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始
盡心已上叙先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即先其人曰能
茂見背由於無識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既相士

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我從先蔑奔秦以罪相同出于不得已

林西仲曰晉靈公無道想根器不慧已被宣子看破謀立

長君為社稷計亦大臣之事但不料後來有此變局苟伯

既止同寮之行斷無不白諸當國之理以宣子堅決不可

挽也先蔑等迎子雍計入閏月始到而襄夫人日抱太子

撒賴至纏持論且正此時悔之不及拒之不能倏賓倏寇

明知率臆妄為實出騎虎難下之勢矣謀始慮終總不能

無遺議于宣子先蔑為固寵取罪本不足道文俱曲盡

晉誘復士會于秦

文十三年

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以河曲之戰士會為秦謀故起句有全力夏六卿相見

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賈

狐射姑也言二人用於外皆能為晉害患止在一人另提一人伴說妙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勳才堪外應且係狐偃之子所以當復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

大操行不檢又有殺陽父之罪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為人卑順中有廉隅其見事之明可用且迎公

當復之故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壽餘畢萬

魏者也秦與晉有怨不可請而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

於秦伴罪其叛拘其妻子使秦不疑秦伯許之不知是詐履
士會之足於朝恐士會不知為已而來識破其偽又在朝不
已心許歸矣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秦伯取魏詐迎秦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東人指
秦者夫指魏也言請東方舊人且有才能可與魏邑有司言
者吾與先濟河謀降秦以便秦往取也此是誘士會歸晉
身妙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魏人亦若背其言
不降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焉身被害於晉妻子
秦不可得悔之無及故不敢奉命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此是士會欲與妻子一齊脫身妙者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歸爾裕者有如河意在此得魏恐其不行悞事誓乃行與壽餘
以遣之不防有意外之變乃行同渡河

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
東鞭也示知其歸晉使途中好策馬而行也言吾謀若見用汝
必不能歸今適不用將來有他謀未必全不用不得謂秦無
人而輕視之也有把策字解作簡策書此二語于上絕無冷
趣切不可從舉朝被壽餘士會瞞過得此兩語方有生色
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與篇首患字相應然秦秦人歸
其帑不背指其處者為劉氏會之帑盡歸無在秦者也
林西仲曰令狐之役士會奉使迎公子雍而中背之是晉
負會非會負晉河曲之為秦謀也乃晉棄賢以資敵國耳
安得不患若以請之於秦必不能得宣子使壽餘詐以魏
叛亦料秦深怨壽必受降城可借此以行其計開手便成

妙著矣。壽餘入秦，履士會之足，暗暗打個照面。及秦師于河西，東人之請已賺得士會到手，奈會以妻子在秦，計無可脫。把晉人前番無信為懲，美吹壺之詞，輕輕將妻子為戮，帶說一句了無痕迹。在秦伯此時止，以魏邑為慮，必不以士會為意。且既出師，不便中止，自然指河出誓，立遣東行，不覺墮入二人計中也。幸有繞朝從旁看破，贈策勉其速歸。兩言中，代秦占了許多地步。棋逢敵手，止讓一先。嗣此敢輕視乎？篇中止二百三十六字，寫出無數人，無數事，無數聲口，無數景況，皆儼然活現。古今史才莫與京矣。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八年

左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欲立佗且多行無

禮於國。

又敘衆怨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弑君納賂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不少待

季文子使司寇出

請竟，曰：「今日必達。」

達自此至彼也。不暫容。

公問其故。

問其違命逐僕之因。

季文子

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納君於善，謂之有禮。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陷

於惡謂之無禮。先引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則法度也。如下。德以處事。處措也。事以度功。度計也。功以食民。音似。食養也。又引一。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壞法度為賊。害人之賊。掩賊為藏。掩匿也。藏猶高。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器猶寶。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猶分。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在九刑不忘。皆載在九刑之書者。再引一。不好樣子比斷。行父還觀。苦僕莫可則也。點出苦僕。有步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根上則以觀德。分出吉凶起下。夫苦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德無吉。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有凶。保而利之。則主藏也。受而賞之亦為大凶德矣。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以我自有明訓之人。反學主藏。昏昧之事。民何所取法乎。不受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既

無所取法。不知計度於善事而皆在。是以去之。無禮于吾君。於容藏姦之中。是我無以食民也。孰有甚於此者。安得不逐。已上。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顓頊。蒼舒。隤斂。言所以逐僕之故。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帝嚳。伯奮。民謂之八愷。有吉德而為吉人者。此其一類。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仕註。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忠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有吉德而為吉人者。此又一類。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妙在此句。見得君不能舉而臣可代為之舉。與下文君不能去而臣可代為之去。俱映在宣公與已身上。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士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愷之功。似禹在內。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內外指家國舉八元
之功。似契在內。已上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黃帝之裔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驩
。有凶德而為少皞氏有不才子。金天之裔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凶人者此其一用其回邪。服讒蒐慝。行人之讒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共工。有凶德而為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檇杌。鯀。有凶德而為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
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總上續雲氏有不才子。續雲黃帝時官名貪

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不分孤寡。不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三苗是
在朝與堯不去無涉故另叙一段極有舜臣堯。賓於四門。流
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已上去是
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
四凶也。又總束上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無違教也。引証舉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引証舉
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引証去舜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大舜之功。二十

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有功亦可以折罪。故敢於違命而行。已上言所以不違公命之故。

林西仲曰：此宣公初篡立時事也。前半截以則字為主，引臧文仲語及周公制禮誓命作案，轉入莒僕弑竊之罪，不宜受而賞之，使民效其所為，以明不可不逐之意。後半截以功字為主，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作案，轉入自己逐僕之功，可以免其違命之罪。其言堯不能舉不能去，本不害其為堯是為宣公占地步，舜舉之去之，正所以盡其臣堯之職，是為自己占地步。文之卷舒收縱變化處，繩墨井然。國語載里革更書，非李文子事，其文不如是精之濃厚。

